

詞苑叢談校箋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詞苑叢談校箋

徐 鉉編著

王百里校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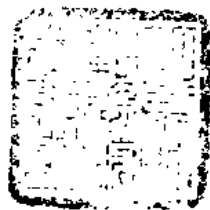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68534

1168534



責任編輯：陳建根
書名題字：王退舉
封面設計：徐中益

詞苑叢談校箋

ciyuan congtao jiaojian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16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

字數 468,000 開本 350×1163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 21 $\frac{3}{8}$ 插頁 3

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

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1,950

ISBN · 7-02-000364-8/I·365 定價 7.60 元

校點凡例

一 本編以康熙二十七年刻本（即初刻本）爲底本，與道光二十七年海山仙館叢書本及其他總集、別集、說部等互校。校語列於各條之後。

一 避諱字：如「夷門」、「夷堅志」、「武夷山」、「王士禛」等等，原刻「夷」字均改書作「彝」，或作「兮」作「巨」，海山仙館叢書本「禛」字又改作「正」。此類字除首次出現改正時略加說明外，以後概不說明。

一 古體字：如「時」作「晷」、「蛇」作「虵」、「強」作「彊」，以及古通而今分用者，如「較」之與「校」、「鎖」之與「瑱」等等，均以今日通行字改之。

一 誤刻字：如「李羅」之誤「索羅」、「鈴轄」之誤「鈴轄」、「酹」之誤「酌」、「函」之誤「亟」等等，於改正時僅予拈出，不作引據。

一 原書疏於校讐，故脫誤累見。其中引文脫誤因而不能句讀，或因此而無形中轉甲爲乙者，儘檢所引原文增補改正，其有原文已誤或無法校閱原文者，則徵旁籍補正之。至作者行文時有意刪節，則仍其舊。

一 原書摺據他作而未注明出處者，儘所知補其出處。所補書目概繫於各條之尾，並用括號以別之。其有書目未經注明，但已標舉作者姓氏，則不復加注矣。

一 原書所引各詞，均不分上下片，今依許氏校刻詞源例，均於換頭處空一格，用資分別。

一 原書所舉詞章有未標明調名者，今用括號補於其後。調名誤舉者，如漁歌子之誤漁家傲、破陣樂之誤破陣子、步蟾宮之誤玉樓春等等，卽隨時正之。

一 詞雖不復可歌，而其體原依曲譜，故於聲律亦未容忽視。原書所引詞章，遇聲有乖違，韻有失叶者，各爲說明，免致貽誤。

一 校記中所稱海山仙館叢書本，除首條全稱外，以後均簡稱海山本，以免詞費。他亦仿此。

王百里

一九六四年春節

作者事略

徐鉉，字電發，號拙存，又號虹亭，也署垂虹亭長，又署菊莊，晚號楓江漁父，江蘇吳江人。父觀奇，諸生，孝友仗義而篤於學，太倉王世懋題其所居曰「南州草堂」。著有誠齋集、事物記原、吳郡志略諸書，凡百餘卷。

鉉生於明崇禎九年丙子（公元一六三六年）。少即聰穎異常兒。既長，讀書姑蘇，爲同邑改亭之大弟子。改亭，計東之號也，字甫草。年十五，補明諸生。以材略自負。明之亡也，改亭有遺痛焉，常對客議論風發，時而痛哭怒罵，人或以爲狂。鉉耳濡目染，印象頗深。既而改亭有遠行，鉉乃與孫愷似輩移就宋既庭學。既庭名實穎，號湘尹，長洲人。順治舉人。淹貫經史。四方來學者幾以千計，當時狀元繆念齋、太史徐方南等皆出其門。鉉晚至，號既庭門下之犖犖者。其後，常與當代名公討論古今得失，人不能難，有江南才子之目，時年尚未二十也。其父心雖竊喜，而以自身坎壈，望能博一第後與人馳驟，故易簪之日，猶拳拳以專攻制舉業相勉。鉉自此亦稍稍留意於制科之文，冀不負先人遺志。因久不得志於有司，乃拔例入國子監。自是，更與姜西溟、王阮亭、朱竹垞、陳其年、曹秋岳、程崑崙諸人深結文字之好。康熙七年戊申，程崑崙就蘇湖郡司馬任，招之入署。公餘酬唱，相得益歡。十一年，其師改亭以書相招，乃北上幽燕，此即本編卷九所記「壬子予客京師」之年也。是時，其後父健庵及知交周

雪客、王季友、周鷹垂、汪蛟門等俱在京師，日以詩詞倡和，益都馮易齋溥，真定梁棠村清標，合肥龔芝麓鼎華，亦斯時之文字交。芝麓臨終之日，猶謂棠村語人曰：「負才如徐君，可使之不成名耶？」其推重如此。在京數年無所售，仍復南下，應錢塘令梁冶澗之聘入幕府。十六年丁巳赴鄉試，又報罷。此後抑鬱無聊，惟以詩文與遨遊相娛而已。（據乾隆吳江縣志、朱彝尊曝書亭集、贈翰林院檢討徵士郎徐先生墓誌銘、徐氏南州草堂集卷一至四有關紀事詩暨南州草堂集自序、李集鶴徵錄及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二）

鮑生長江南文秀之鄉，身既好學不倦，所師所友又皆當世知名之士，故能以文章雄視一世。性質直，喜辯論，雖亦以文字交公卿，而不能因人俯仰。所遊多深沉奇士，或晦迹弋釣，黃冠緇笠，甚至變姓名混市肆者，至則必求而得之，相與討論古今，是故詩文日益進。及屢試不售，益事遠遊，嘗游大江，過采石，歷齊魯，登泰岱，西訪鄆渚，南問鶴洲，所至皆有題詠。至白門、皖江與武林諸勝，更數數至也，於是詩文日益工，聲譽日益遠。（據姜宸英、黎士弘、錢肅潤、朱鶴齡、龍光南州草堂集舊序）

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二十三日，朝廷有薦舉博學鴻儒之詔。於是在京三品以上暨在外督撫，各舉所知以應。戶部尚書梁清標以鮑薦。時鮑年已四十二，猶欲以制科顯，故上書力辭不就。辭甚懇切。卒以督撫州縣屢催促，乃匆匆就道。是年，全國與薦者一百八十六人（此數據馮集梧鶴徵錄序，王士禛池北偶談、方渭仁松窗筆乘並同，別有作一百七十五或一百九十餘人者似誤）。次年三月朔，試體仁閣下，取中一等二十名，二等三十名，皆授翰林職，令人館纂修明史，鮑與焉。（據李集鶴徵錄，朱彝尊、

汪懋麟南州草堂集序，暨徐氏南州草堂集卷二十四上大司農梁公辭徵召書，參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四。

鈞在史館日，撰述頗富，所撰俞大猷、戚繼光、馬芳、劉顯諸大將列傳，高嚴縝密，尤爲同人所推服。

康熙二十四年乙丑，請假回里。其間修築城西老屋二十餘間，并爲子娶婦於其中。明年還署，但未匝月，值翰林外轉，竟以忤權貴，在被黜之列。湯斌力爲調護，不能已。有厚鈞者謂曰：「吾爲君行金，非但免黜，學使且可得。」鈞曰：「出處有定數，安用此？」遂歸。鈞性本蕭閒，不善應對，既罷官，不復有再起之想，遂於堂之左，掃除一室，爲讀書之所，并額之曰「松風書屋」，終日矻矻，仰屋著書，邈世無悶，窮亦勿悔也。是年，鈞五十歲。越二年丁卯，丁匱水觀察見所作詞苑叢談稿而美之，爲付剞劂。次年刻成，此卽康熙戊辰之本也。之後，時而遊幕，時而家居，足跡靡定。四十二年癸未，康熙帝南巡至吳，鈞以舊臣迎候，詔復原官。時鈞年已六十有八。有司趣行，鈞感壯歲外轉事，竟不起。於屋後園中築小亭，額曰「豐草」，日與遠近耆宿觴詠其間，悠然忘老。康熙四十七戊子（公元一七〇八年）卒，年七十三。

（據南州草堂集卷二十三松風書屋記，又卷二十七目錄注，潘耒南州草堂集舊序，朱彝尊徐先生墓誌銘，及吳江縣志）

今世說云：「電發英姿玉立，個儻有大志。好古，博學，通經濟。弱冠，才名蔚起，操筆數千言，倚待立就。」又云：「電發早歲詔令，天姿英敏，年十二（吳江縣志作十三），和無題詩有「殘月無情人小樓」之句，長老咸嗟異之。」（鶴徵錄引）

鈞之著述除本編外，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，又續集四卷，又有本事詩、南州草堂詞話及菊莊詞、楓

江漁父詞之作。吳江葉元禮題其詞曰：「往予同菊莊客燕臺，一時同人若方虎、季友輩，文酒風流，殆無虛日；剪燭分題，必拈小詞紀勝，每推菊莊獨步，蓋菊莊詞綿麗幽深，耐人尋味，而又能落筆敏妙，宜其爲諸同人歎服也。」吳漢槎攜菊莊詞之寧古塔，朝鮮使臣見之，用金一餅購去，事詳本編紀事中。李容齋云：「菊莊詞藻則遠取諸古，而情思則近得乎真，故無摭摭粉飾之跡。」（沈雄古今詞話引）宋牧仲云：「菊莊憶秦娥、菩薩蠻諸闕，猶有南唐遺韻。」梁雲麓云：「菊莊高處在機軸中時見本色。」（王昶國朝詞綜引）陳亦峯先生云：「徐電發詞，當時盛負重名，至於流傳海外，可謂榮矣。其規模北宋，卻有是處，惟氣格不高，祇堪作晏歐流亞，至周秦深處，尚未夢見。」又云：「電發風棲梧·春草云：『綠遍天涯無半縫，憐伊歲歲和愁種。』語絕淒麗。」（白雨齋詞話卷三）所作詞苑叢談，非惟集唐宋以來詞話之大成，其自論評，亦多發前人之所未發，清史稿·文苑傳，謂「鈞既工倚聲，因輯詞苑叢談，具有裁鑒」，良非溢譽。吾友張夢良先生曰：「電發善繪事，尤工畫蟹。」信所謂能者無所不能也。

鈞學問淵深，天才踔厲，所爲詩古文詞，久已膾炙人口，詞苑叢談之作，乃其餘緒耳。雖然，其書板行後，迄今二百餘年間，好事者爲之一刻再刻，則其爲人所重視亦可知矣。予既校點其書，復爲此書作註，因附述其梗概如此。

目 錄

校點凡例	一
作者事略	三
丁 序	一
尤 序	三
自 序	五
詞苑叢談凡例	七
詞苑叢談總目	九
詞苑叢談	一一
後 記	六七

序

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。詩話之與詞話，其卽春秋大夫歷聘賦詩見志，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。顧自孟榮有本事詩之纂，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，而詩話遂有成書。余獨慨夫詞肇於唐，盛於宋、元，熄於明，迄我昭代，彬彬大振，而詞話一書，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間，至今未遑編次，大爲恨事。夫詞者，詩之餘，而樂之緒也。宋大晟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，率皆按譜倚聲，叶應宮徵。寇、韓、趙、周諸公，正大剛方，勳業彪炳，而興發毫揮，不少香醴麗語。作者既繁，韻事自侈。後代逃虛之士，薄以雕蟲，叩之舌近，且有聲病茫然者，而奚暇及詞！業所不存，宜聽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！然卽有博雅審音君子，起而欲纂成書，則又不易，蓋詞既中熄於明，劉、高、楊、瞿而後，鮮有繼軌。諸凡蘭畹、金荃之類，藏棄寥寥，捫監無資，僅僅取花間、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，合諸里巷談以災梨棗，考證不精，則繆訛相襲，體裁罔辯，則俚雅難收。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誇來者，不憂受其難哉！吾友徐虹先生菊莊詞，久已傳播海內。丁卯秋，訪余於澤渚官舍。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。或詞以人傳，或人因事顯，分門別類，爲江有七：詳體製、審音韻、復加辨證、品藻與諧謔兼羅、紀事與外紀並載。自唐、宋迄今，上下千餘年間，無不蒐討。較之本事、紀事二書，尤爲縝密。蓋先生家藏四庫，遍覽無遺，其足跡所經，名山六月，通都鉅邑，時與畸人韻士往來，面取筆林，復工於比事屬詞之體，劇心鉅腎，積十餘年方始就緒。是此書

之成，非先生不能成。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，天亦若默用之，以啓熙朝又運之盛，上以鼓吹，下以規左氏之紀載，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囑餘談柄已哉？方今樂府選本，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，式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榷，當必撫絃賞音，共相擊節，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！時康熙戊辰仲春之朔，溫陵丁偉庶水氏書於黃鶴樓下。

校

（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）『矣』，原作『也夫』，依海山仙館叢書本（以下簡稱海本）改。

序

予嘗纂明史·藝文志，其以詩話著者，西涯、昌穀而下，纂纂數十家，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。

古今詞話，久矣失傳，其佚時見於他說，抑何鮮哉？然詞之系宋，猶詩之系唐也。唐詩有初、盛、中、晚，宋詞亦有之。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，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。約而次之，小山、安陸其詞之初乎，淮海、清真其詞之盛乎；石帚、夢窗似得其中，碧山、玉田風斯晚矣。唐詩以李、杜爲宗，而宋詞蘇、陸、辛、劉有太白之風，秦、黃、周、柳得少陵之體，此又晝蠶而理，聯騎而馳者也。唐詩之後，香奩、浣花稍微矣，至有明而起其衰。宋詞之後，道山、蜨巖亦僅矣，及吾朝而恢其盛。天地生才，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，角立代興，惡可存而不論哉？詞之見於話者，如後主之「小樓昨夜」，延巳之「池春水」，子京之「紅杏枝頭」，子野之「雲破月來」，東坡之「大江東去」，耆卿之「曉風殘月」，少游之「山抹微雲」，美成之「并刀如翦」，澤民之「淚溼闌干」，教授之「鬢邊一點」，皆其膾炙齒牙者，風流相扇，不芟美談，以未有人集其成耳。年友徐子虹亭，詞人之翹楚也，向曾續孟榮本事詩，予爲作序，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書，蓋撮前人之標而搜新剔異，更有聞所未聞者，洵倚聲之董狐矣！始與本事詩相爲表裏，予敢電寫之序。夫古人有「詩史」之說，詩之有話，猶史之有傳也。詩既有史，詞獨無史乎哉？願以傳之海內，且知他日藝文志中增一則佳題也。長洲尤侗譚。

校

「月如翳」，「翳」，應作「水」。此周邦彥少年遊詞起句也。全詞見本編卷六第二二條。
「蓋撮前人之標」，「標」，海山本作「要」。

自序

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，從無聊騷旅中，搜取樂章，可佐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，拾殘紙禿筆，隨時隨地書之。牀頭置一竹籠，然紙條納於其內，對客輒舉一二條，如頭白宮人說天寶遺事，令人愴怛移時以爲笑樂。積有月日，彙成數卷。歲丁巳，浪踏瑣闌，重尋桃葉，偶與周子雪客追話昔年同遊燕市，旗亭一曲，至今流傳人口，而勝侶良朋，升沈不一，因及叢談，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，亟索其藁，視予補綴，猶十之四五，予因請而薈萃畢業焉。周子勿斬，悉以畀予。予方潦倒場屋，收而藏諸篋衍。不意秋風報罷，祖穩歸來，仍客武林，舉抑鬱摧挫之氣，無所舒洩，自覺蝮蛇怪鳥，爲天地間廢棄之物，不惜博粉搔頭，低唱「曉風殘月」，以供世人殘唾，因取向日所編，爲之條分縷析，別爲詮次，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。嗟乎！今世讀書之士，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間，而卑則浮沈濡首於蟻穢鼠腐之際，吾兩人窮年矻矻，無所成，徒托諸靈均騷辯、靖節閒情之內，此其志誠足悲也！花鈿歌釧，睥睨金荃、玉茗，千秋萬世後，誰復知吾兩人者！遂遺書周子，而序其顛末如此。時康熙戊午正月，菊莊徐鈞書於西湖舟次。

是書之輯，始於癸丑，迄於戊午，凡六年。所抄撮羣書，不下數百餘種。歲在己未，余囊筆禁林，從退食之暇，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，宜興其年陳君，互相參訂。竹垞始謂余：拮據書目，必須旁注於下，方不似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。余韙其言。惜已脫藁，無從一一追遡，間取偶及記憶者，分

注十之二三，藏諸篋衍，時爲補綴，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。丁卯之秋，余既放歸，遊於鄂，適丁雅水觀察見之，謂其可傳，乃捐俸爲余鉅板，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，不忘曩日偕周子雪客蒼萃之勤也。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六月朔日，虹亭徐鉉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。

詞苑叢談凡例

一曰體製：填詞原本樂府，自菩薩蠻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江南弄，沈約六憶詩，皆詞之祖，前人言之詳矣，余故舊萃其說，以致其離合正變焉。至氣體互殊，代有升降，亦畧爲申論。

一曰音韻：詩宗唐韻，夫人而奉爲金科玉律矣。若詞韻，向無定準，故其出入寬嚴，卽宋人猶未免疵類；今一以沈東江氏詞韻畧爲則，而間採諸家之說，以備參攷。至宮商疊配，清濁殊途，辨析毫芒，猶矣審音者。

一曰品藻：『殘月曉風』，『大江東去』，鐵板紅牙，褒譏千古，特是優伶之口，未免強爲差排，余爲搜討名人緒論，以己見參之，所謂『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，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』，善乎江淹之見，良有以夫。

一曰紀事：金荃、蘭畹，雖異紋纂組，都屬子虛烏有，余惟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，庶足供塵尾閒談。

一曰辨証：傳疑傳信，良史固然。詞雖小道，偶有寄托，然說分彼此，亦足貽誤後人，予細加詳攷，歸于畫一，誕妄貽譏，差謂能免。

一曰諸體：淳于、曼倩，爲千古滑稽之雄，里巷小詞，未必無關風化；余間採打油、蒜酪諸體，使覽者警省，非止冠纓欲絕也。